

## 生命成為歷史的一部分

文／蕭瓊瑞\*

陳澄波的生平年表，從 1979 年首次重新展出時，出版專輯中的 4 頁，到 2022 年這一整冊《年譜》的出版，是一段何其巨大而艱難的歷史重建工程。

作為臺灣日治時期第一代西畫家、第一位作品入選「帝展」的臺灣油畫家，也是戰後 1947 年「二二八事件」的受難者，陳澄波標示著臺灣美術史的榮光、熱情與屈辱。

曾經在「二二八」遇難後，成為臺灣社會禁忌的這個名字：陳澄波，經歷逾 30 年的消音與流失，在 1979 年年底，首次由民間畫廊的「春之藝廊」舉辦了「陳澄波遺作展」；同時，由雄獅美術社出版《台灣美術家 2 陳澄波》專輯，輯中由其長子陳重光親撰〈陳澄波生平年表〉，計有 4 頁，已是歷來最完整的年表構建。

此後，隨著臺灣政治解嚴、陳澄波各式專題展、回顧展的舉辦，以往迷濛、煙滅的生平歷史，也逐次撥雲見日。這當中，特別是「百年」及「百二」兩次大展，搭配學術研討會及史料整理，讓陳澄波的生命足跡，有了更鮮明的呈現。

不過，這本《年譜》的出版，除了奠基於前述的各整理與累積外，最重大的資訊來源，則仍為 2012 年起《陳澄波全集》的整理、編纂與出版；作為《全集》的最後一冊，正是將前面 17 卷的內容資料，彙整、比對、考證，集中映現陳氏 53 歲的生命，細至年、月，乃日的點點滴滴；而當中提供最大助益者，則是猶如陳氏日記一般的速寫畫稿，特別是上頭標記的年月、地點，及畫題、註記。

以下依幾個生命階段，指出本《年譜》的一些重要修正與貢獻。

### 一、出生到留學前（1895-1924）：

1. 首先將陳氏出生地，修正為「清領時期的臺灣省臺南府嘉義縣」。之前的資料經常引用陳氏本人在「履歷表」中的寫法：「嘉義廳嘉義西堡嘉義街」，但那是日治時期的新戶籍。陳澄波出生的 1895 年 2 月 2 日，距離同年 4 月 17 日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，還有兩個多月時間；若以 6 月 2 日清、日雙方代表在基隆外海輪船上簽署《交接臺灣文據》，或 6 月 17 日在臺北舉行總督府始政典禮，則還有 4 個多月的時間。雖然不論是 2 個多月或 4 個多月，對這個剛出世的小兒而言，同樣都是懵懂無知的年代；但對日後成為一個具有文化反省能力的知識青年

---

\* 蕭瓊瑞：《陳澄波全集》總主編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名譽教授。

而言，則是終生背負著一種「遺民」或「被殖民」的心理烙印，乃有戰後萌發「生於前清，死於漢室」的欣慰與感嘆。豈料一語成讖，回歸「祖國」不到兩年時間，即成「二二八事件」下的罹難冤魂。

2. 父親陳守愚先生在 1909 年的過世，也是以往年表較少註記的項目。守愚翁生於 1867 年，作為前清秀才，日人治臺的 1895 年，守愚翁正值 30 歲的青壯之年；面對這樣的時局變動，他選擇固守傳統漢學知識，一方面進行私塾教學，二方面也督促陳澄波研讀經書。這樣的舉動，也可能是寄望兒子有朝一日，能回到中國參加科舉，走上仕途。未料，中國的科舉在 1905 年正式停辦。這樣的背景，也就能夠解釋：為何守愚翁一直未讓陳澄波進入新式教育的公學校就讀，直到 1907 年，才在陳澄波已經 13 歲的年紀，進入公學校成為老學生。而兩年後，守愚翁即逝世；再兩年，辛亥革命爆發，1912 年滿清覆滅、中華民國成立。

3. 1915 年元旦，陳澄波開始「以日文抄寫日本文學家之短文、應用文等文章，封面題為《作文集帳》（作文集帖）。」這年陳澄波 21 歲，已是臺北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校師範部乙科二年級的學生。抄寫日本文學家短文，或許也是師範教育中學生必要的課程學習；但是對於日後成為藝術家的陳澄波而言，毋寧說：這只是師範生的課程作業，不如說：此時的陳澄波，正是透過這些文學家的眼睛，學習到如何看待物象、景像背後更深層的內涵與意義。這樣的特質，自然也就引領他走向類如荷蘭畫家梵谷的藝術之路。

4. 1917 年 3 月 25 日，陳澄波自國語學校畢業，同年 3 月 31 日取得嘉義公學校訓導任命書，此後擔任多項講習會講師，至 1919 年 4 月 1 日獲任嘉義第一公學校訓導，年底（12.29）再任同校教諭。1920 年 2 月 25 日取得丙種臺灣公學校教諭資格，1923 年 3 月 10 日完成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開設的研習課程，並取得乙種臺灣公學校教諭資格。

從此次《年譜》的整理，對陳澄波教師資格的升遷，有一更完整的釐清。國語學校畢業後，即具有公學校訓導資格，但不見得就能獲得學校的專聘；而訓導還是屬於教師助理的層級，教諭才是真正的教師，且能配掛肩章、手持武士刀，是正式的文官。陳澄波完成乙種公學校教諭資格的訓練，是在臺南師範學校；因此，他除了是臺北師範（臺北國語學校）的校友，也是臺南師範的校友。

陳澄波的公學校教師生涯在 1924 年 3 月 11 日，以「依願退職」名義結束。

## 二、留日時期（1924-1929）：

1. 陳澄波入學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的確切日期應為 1924 年 4 月 5 日，此時，他已是 30 歲之齡。同年留下的作品，除油畫外，另有書法、膠彩、水墨等，顯示圖畫師範科的課程，關懷面向廣闊，文化思維也較之純粹的西洋畫科更

為多元；這也促使陳澄波日後的藝術創作，超越其他同樣留學東美的前輩西洋畫家，具有更深刻的文化自覺與探索。

2. 1925 年，陳澄波首度叩關「帝展」，不幸落選；1926 年再度叩關，以〔嘉義街外〕一作入選，成為臺灣油畫家入選帝展第一人。《年譜》將當年的報導、評論均摘要收錄。

3. 1927 年 3 月 24 日，陳澄波自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畢業，取得師範學校、中學校、高等女學校圖畫手工科教師資格；隨即進入圖畫師範科研究科。糾正了之前「進入西畫研究科」的錯誤說法。

4. 留日期間，陳澄波參加了多項日本重要展出，並獲得諸多媒體報導、評論，均依年代順序收錄，有助於未來之研究。除 1926 年的「帝展」外，另如：1927 年的太平洋畫會第 23 回展、槐樹社第 4 回展、6 月 27-30 日在臺北博物館的個展、7 月 8-10 日在嘉義公會堂的個展、10 月間以〔夏日街景〕入選第 8 回帝展，及以〔皇室博物館〕入選第 1 回臺展；1928 年的白日會第 5 回展、1930 年協會第 3 回洋畫展、槐樹社第 5 回展、太平洋畫會第 24 回展、7 月 28-30 日在廈門旭瀛書院個展，及第 2 回臺展；1929 年的本鄉美術展覽會第 4 回展、槐樹社第 6 回展等。這是一段藉由展覽廣泛學習、自我提升的重要階段。

### 三、上海時期（1929-1933）

這是以往年表最被簡化而模糊的一段時期。

1. 1929 年 3 月 24 日自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研究科畢業，4 月 10-30 日，即以〔早春〕、〔清流〕、〔綢坊之午後〕等作參展上海第 1 屆全國美術展覽會；6 月 6 日至 10 月 9 日，則以〔湖上晴光〕、〔外灘公園〕、〔中國婦女裸體〕、〔杭州通江橋〕等作參展西湖博覽會。同時任藝苑繪畫研究所指導員。

2. 1929 年 6 月 14 日，陳澄波感染白喉，病情急速惡化，住院療養。顯然也因為此一染疫，打斷了原本有意北訪北平藝壇的計劃。

3. 陳澄波初抵上海所參與的藝苑繪畫研究所，顯然是當年上海藝壇最重要的交流平臺。《年譜》1929 年 7 月間所引：現代名家書畫展覽會，及為張大千、俞劍華赴日舉辦之餐會……等，在在顯示陳澄波均為其間參與者；而同年 8 月，即與汪荻浪同時獲聘為上海新華藝術大學（後改名新華藝術專科學校）西畫系教授。

4. 即使人在上海，但陳澄波仍積極參與臺、日兩地藝術活動，192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，即有其作品參展首回「赤島社」展的大幅報導資料；10 月 16 日，以〔早春〕入選第 10 回帝展；11 月 16 日，則以無鑑查參展第 3 回臺展，〔晚

秋〕並獲得「特選」榮譽……等。

5. 1930年1月，受聘昌明藝術專科學校藝術教育系西畫主任及西畫教授。不過，當時很多臺灣媒體，都將他稱作「上海美術學校洋畫部主任」，應屬一種簡稱的說法。惟陳澄波在1931年2月即辭去新華藝校主任職務，同時也動念一併辭去昌明藝專藝術教育系主任，一心想成為一個純粹的老師，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來創作與讀書。

6. 陳澄波居滬期間，曾經多次返臺，包括：1930年7月至8月間，除在臺中公會堂個展外，更受前總督上山滿之進之託，前往東海岸描繪達奇里溪（今立霧溪）風景，即後來在上山總督故鄉紀念圖書館重新出土的〔東台灣臨海道〕油畫。此畫作除以泰雅族人作為前方點景人物，油畫畫框亦以達悟族船板雕成，除反映日人將臺灣稱作「高砂國」、以高砂族作為臺灣的代表外，亦顯示陳澄波對原住民文化的高度關心與重視。

7. 陳澄波居滬期間，另一重大的參與，也是以往年表未曾提及的，就是1931年9月23日出席和倪貽德、龐薰琹、周多等人在上海梅園酒樓召開的「決瀾社」第一次會務會議，這是日後被視為中國第一個前衛藝術的團體。會議中決定了「決瀾社」的名稱，也決議在1932年元旦舉行首次個展；只是後來因東北滿州事變（九一八事變），未能實現。1932年1月6日再舉行第二次會務會議，陳澄波仍持續參與，同時決定4月中旬舉行畫展；惟1月28日日軍侵滬，畫展之案又成泡影。

8. 關於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陳澄波的動向，此次《年譜》也有較詳細的釐清。首先是1月28日事變當天，陳澄波便帶著全家前往法租界避難，因新華藝專就在法租界內；隨後，便由夫人張捷帶著小孩先行返臺。2月13日，臺灣媒體傳出陳澄波在上海墜海身故的傳聞。17日，陳澄波自上海託友人攜帶書信回家，表明人在上海平安無事，並請家人寄旅費以便返臺。這段期間，陳澄波仍居上海並留下多幅速寫；直到6月15日始回到臺灣。年底（11月）前往東京參觀帝展。隔年（1933）元月，再度前往上海，留下油畫〔戰災（商務印書館正面）〕外，3月間亦與友人合影於新華藝專；5月前往浙江杭州、紹興、江蘇南通、狼山、天生港等地速寫，5月27日回到上海；兩天後（5月29日）人已在日本神戶，5月31日在瀨戶內海，6月6日回到臺灣。10月3日祖母林寶珠逝世。

#### 四、返臺定居時期（1933-1947）：

這是陳澄波一生最安定的一段時期，回到自己的故鄉，前衛畫風的追求告一段落，專注於故鄉風土的描繪、刻劃，更投注大量的心力在美術運動的推動，特別是美術團體的組成。

1. 1934年11月12日，參與推動「臺陽美術協會」的成立，成為日後推動臺灣美術最大的一個民間團體；《年譜》彙整了當時媒體相關的報導，亦可窺見當時官民各方的意見。第1回臺陽展則於1935年5月4-12日舉辦於臺北臺灣教育會館，陳澄波以「畫伯」身分，作品受到廣大的介紹與評論，均收入《年譜》。

2. 1935年10月9日，陳澄波參與臺灣文藝聯盟嘉義支部總會，其中包括時任中央書局總經理的張星建等人，亦可證見陳澄波返臺後的活動，不只限在美術界，而是與文化界人士多所互動；如：1936年2月8日，參加臺灣文藝聯盟主辦的「綜合藝術座談」，發表對臺灣音樂與戲劇的看法。

3. 承襲父親守愚翁對傳統漢學的重視，陳澄波也督促子女學習書法，1936年9月19-23日臺灣書道協會主辦第1回書道展，陳澄波長女紫薇、次女碧女，乃至年紀才10歲的長男重光，均以楷書入選。

4. 回臺定居後，陳澄波仍多次前往日本參觀帝展、或寫生，如：1934年9月15日，即因張李德和的資助赴東京參加帝展，並寫生；1936年10月27日，再赴東京，住李石樵處，早晚都到畫塾練習，下午則外出寫生；1939年9月23日，長女出嫁歸寧後20天，又赴東京速寫；1941年10月上旬，又有「從東京返臺」的訊息，應是在此之前又有赴日的行動，且是為了「府展」的作品做準備……。此時，戰爭已經進入末期，陳澄波也無法逃避捐獻作品給皇軍，以表示支持聖戰的時潮。

5. 這是陳澄波作品參展臺地各種展覽最頻繁的時期，特別是臺、府展，而引發的各種評論意見也特別豐富；其中既有正面的肯定，但提出質疑的負面意見亦復不少。《年譜》如實收錄，除可窺見陳澄波創作上的作風獨特，常引爭議；不過在時隔近一世紀後，亦可證見當時評論家與創作者之間的各自堅持。

6. 有關1947年2月28日「二二八事件」爆發後的陳澄波詳細行止及相關資料，已收入《全集》第14卷；《年譜》摘錄其中要項，感謝張炎憲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兩先生的整理。

作為《年譜》第二部分的〈身後記事〉則是收錄陳氏辭世後，作品的展出狀況及相關活動的辦理，以《年譜》出版的前一年2020年為斷限，也是陳澄波長子重光先生辭世的一年。

《年譜》的出版，也標示著《陳澄波全集》18卷的完整結集。做為《全集》總編纂，謹向陳氏家屬致敬，也向所有參與貢獻的研究者、翻譯者、編輯者、出版者，以及文物保存、提供者，和作品收藏者、資金贊助者，致上最深謝意。

歷史的重建，是歷時性的全民工程。《陳澄波全集》的出版，為歷史留下重要礎石，也為陳澄波以其生命豐富了臺灣歷史，留下永恆的見證；陳澄波的生命已然成了臺灣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